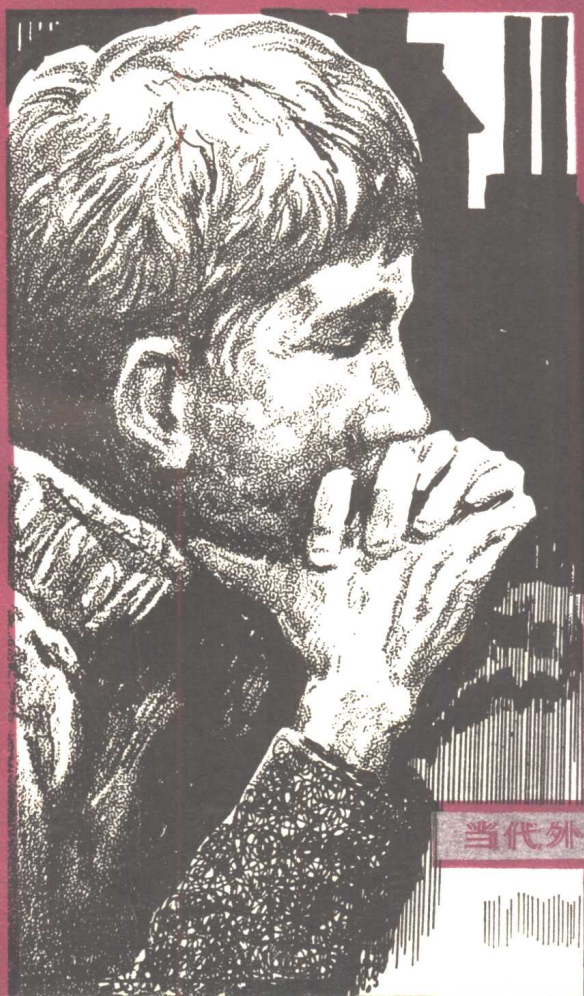


培养部长的学校

柯列斯尼科夫著



当代外国文学

培养部长的学校

〔苏联〕柯列斯尼科夫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设计：秦 龙

培养部长的学校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44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1\frac{3}{4}$ 插页 2

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60,001—80,000

书号 10206·37

定价 1.90 元

目 次

阿尔图宁的同位素	1
周爱琦 赫崇骥 徐先良 译	
阿尔图宁下决心	227
张 开 贾宗谊 译	
培养部长的学校	451
唐其慈 译	

第一部



阿尔图宁的同位素

周爱琦 赫崇骥 徐先良 译

МИХАИЛ КОЛЕСНИКОВ
ИЗОТОПЫ
ДЛЯ АЛТУНИНА

据 «РОМАН-ГАЗЕТА»

1974 年 № 19 译出

—

阿尔图宁在等人。他对自己的激动不安感到奇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要站在这儿等候？……

严寒把树木冻得噼啪作响。冷得透不过气来，脚冻僵了。但阿尔图宁并没有走开。他把背靠在一棵巨大的落叶松树干上——这里是他同基拉每次会面的地方——全神贯注地朝公路上望着。

这里是终点站。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开来，沿着环形道掉头。路面被压得亮光光的，好象擦洗过的圆盘。等挂霜的车门吱嘎一声打开，人们便在一团哈气中跳下车来，咯吱咯吱地踏着地上的积雪，捂着鼻子从阿尔图宁身边跑过，都想要快点钻进工厂的大门。

寒气袭人，他那颧骨突出的脸上结了一层象芒刺一样的冰霜，两颊的线条显得更加严峻，面色也显得阴沉沉的。

公共汽车开过来又开过去。还是不见基拉的影儿。

阿尔图宁感到空虚、苦恼。从内心深处发出一种抗议。这个自命不凡的女人可别以为，他离了她就不行……她正在回避他，就象是素不相识一样。真可笑！……他并不强求和她交朋友，也不需要从她那儿得到什么。过去的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只不过在树林里或大

街上一块儿溜达溜达，聊聊天……如此而已……可不是吗，他对他的态度如何，他是根本无所谓。就这么跟她说……

但阿尔图宁知道，他不能这样说，并且忧伤地感到这不过是想自欺欺人而已。起初，基拉刚到厂里的时候，他们彼此的关系是平静而坦然的，因为基拉由于工作关系必须同他打交道。此外，最初，她接近他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人时，就象任何一个年轻的专业人员一样，是希望找到一个依靠。至于他呢……对于这些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甚至当阿尔图宁感到自己有点儿不对头，感到非和她见面不可的时候，他仍然用一种高傲的态度对待她，尽量避免在言语和目光上流露出自己的感情。

可是，毕竟还是有所流露吧，所以才使她决心永远同他断绝一切关系。向她提出任何要求都是愚蠢的。基拉做得对，他也完全没有必要站在这里等着她而挨冻。最好是象平时一样，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走吧，走吧，阿尔图宁，回到自己的锻工车间去，到自己的穹形汽锤那里去，别招人笑话……

可是他并没有离开。

天空出现了几个黄色的日影——这是严寒天气里常常发生的现象，而且很难确定哪一个是真太阳。日影……工程师卡尔扎诺夫把它们称为“虚幻的价值”。他喜欢谈论这种价值，认为一个人应当识破并毫不可惜地抛弃它……阿尔图宁，丢掉幻想，抛弃这种虚幻的价值吧……

“可是，难道这样做就会使我幸福吗？……”他痛苦地问自己，“难道爱情，哪怕是你单方面的爱情，也算是一种虚幻的价值吗？……你一开始就在装假。哪怕是无意识的，但仍然是装

假。比方说：为什么你把第一天的情景记得那么清楚？也就是她来到车间同你说话的那一天，你能回答吗？”

你还记得，她是怎样在加热炉的烟雾弥漫中走到车间里来的；她扎着花头巾，昂首挺胸，她的整个外表，包括脖子和肩膀的线条，都显得那么挺拔、威严。锻工们都瞧着她，可她却毫不在意。仿佛她一来到车间，就自以为是这里的主人了。你也好奇地观察着。究竟她要在这儿干什么？车间主任萨马林的女儿亲自驾到！也许是找她父亲吧？可是他不在这儿，他到总工程师那儿开会去了。或者，她要找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尔扎诺夫？可是连他也不在，他在实验室里忙着搞自己的同位素和伽马射线探伤仪……

你曾多次听到这个姑娘的情况。许多人都钦佩她那股倔犟劲儿。听说她曾三次去莫斯科投考钢铁学院，但都没有考取，因为每次分数都不够。换个别的人，在受到这样的挫折后早就灰心了。可是她呢，从技校毕业后就一直准备投考这个学院。就在这个时候，X光测定工程师卡尔扎诺夫扮演了家庭教师的角色。起初谁也没有在意，因为卡尔扎诺夫常去萨马林家——有时是公事，有时则象个无家可归的单身汉那样去呆一会儿，分享点儿别人的家庭温暖。可是后来，卡尔扎诺夫和基拉经常一块儿出入工厂的文化宫、影剧院和晚会，于是大家开始议论他们是“美好的一对儿”，虽然基拉才刚满二十三岁，而卡尔扎诺夫已经三十开外。不过岁数并不碍事。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关系已经完全定了。同聪明能干的卡尔扎诺夫交朋友使她感到很自豪，而他则受宠若惊，殷勤体

贴，温情脉脉地不断用爱慕的眼光盯着基拉。

你曾为卡尔扎诺夫感到高兴。至于基拉，你根本没有考虑过她。你们从小就认识，但是没有接近起来。后来，你从部队回来，突然发现基拉已经出落成一个漂亮姑娘了。就是这样，她也没有打动过你的心弦。你们彼此都没有好感。尽管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可是谁都不喜欢谁。确切点儿说，你对基拉是漠不关心，所谓不喜欢——这是从她那方面说的。她是肯定不喜欢你的。就象她父亲、锻工车间主任尤里·米哈伊洛维奇·萨马林一样。大概在萨马林家里有时谈到过你，当然罗，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多年来天天都在观察着你，对你的印象不太好，他会说，阿尔图宁这个人哪，实在不怎么样——常常顶撞领导，自命不凡，可是他的作业队却连第一名也得不到。后来，是他去休假而由汽锤手斯卡捷尔希科夫代理他当队长时才得以名列前茅的。而且夜大学的系主任也对阿尔图宁不满意：他的学习很不稳定，考试作业交得也迟。有一天，萨马林好奇地问道，“阿尔图宁，大学毕业后你想当什么？”——“当个老头子，尤里·米哈伊洛维奇。”萨马林只好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你那时在夜大学学得确实不怎么样。现在也强不了多少。一有紧急活儿，学习就自动退位了。你本来打算干完活儿以后再赶上去。可是紧急活儿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所以考试作业就欠下来了。只好等放假别人休息的时候，你再去补吧。

……基拉在车间里走着，你暗自猜测着：她会在谁的跟前停下来呢？在谁的跟前？……你为什么要关心这一点？

你的穹形汽锤在车间的最后头。她却直奔你来。你看到了她那圆圆的白脸蛋儿，一对稍微弯曲的秀眉向两边分开，显得庄重端正。两只大眼睛闪出坚毅的目光。

当她笑吟吟地来到你跟前，你突然觉得，在你认识的姑娘当中，谁也不会有这样的微笑。你们的目光相遇了，在基拉的那双亮晶晶的灰色大眼睛里，含着某种使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对此，至今你还感到茫然。

“我是从自动化机械化研究室来的，”她自我介绍说，“委派我辅助你们汽锤车间。”

“辅助，那就请吩咐吧！”

她听出话里有刺，皱了皱眉，严肃地说道：

“研究室主任舒加耶夫向我推荐说，您是最优秀的合理化建议者。所以我才来和您商量。”

这才象一句话。但你并没有心软，还是要稍微气她一下，于是就假惺惺地问道：

“怎样才能为您效劳呢？”

她想首先讨论车间内部问题。请便吧，这对她更不利！你讥讽地看着她：这个年轻的专业人员来到车间，只有中专文化程度，却自以为能一下子洞察生产中的全部毛病，以为只要依靠合理化建议者和发明家就能药到病除。唉呀呀，毛孩子，我们这儿干的是自由锻造这种复杂的活儿，从来还没有人能使它自动化！并不是没有聪明人，而是因为自由锻造是无法自动化的。总之，是不可能的。所以，您来找阿尔图宁是找错了地方，您应该先到锻压工段去：锻压机才是适于搞自动化的地方。但即使在那儿，自由锻造也无法自动化。

基拉又笑了，她的两眼睁得圆圆的。语调突然变得柔和起来。她有一副圆润的嗓子，而且运用自如。

“我不打算发号施令，至于辅助——那也是说说而已，舒加耶夫把我们一个个都派到车间来。我呢，当然到这儿来了，不管怎么说，我对锻工活儿比较熟一些；在家里，大家的话题不是锻件就是钢锭；对我父亲和祖父来讲，就没有别的好谈。可是自动化机械化研究室却认为，汽锤锻造将逐渐让位给快速锻造机组，用水压机和机械手干活儿，总的说来，自由锻造的应用范围似乎越来越小了。所以我才想听听您这位自由锻造的行家是怎样想的。您这里的工作条件比哪个车间都艰苦。可不可以使自由锻造自动化呢？”

对她以如此孩子般的坦率提出这么重大的问题，你差点儿失声大笑。

“自由锻造够我们这辈子搞的啦，”你漫不经心地说道，“您知道自由锻造是怎么回事儿吗？当然，自由锻造不仅是一种生产过程，而且是一门手艺。因此，干这种活儿的锻工，应该掌握基本的工程技术知识，否则就干不了。譬如说，要锻造一根涡轮发电机的轴。该怎么办呢？用冲压法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要知道，重型机器制造业的锻工经常干的是单件活儿。明白吗？如果我锻造一根轴，它就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可能是用在某种独一无二的涡轮发电机上的唯一的一根轴。在这种情况下，何必制造价值昂贵的锻模呢？而且还不仅仅在于花钱多少，而是要求造出高质量的锻件，使它在使用时不致于破碎断裂。用冲压法是达不到这种强度的。为了可靠起见，必

须把钢材锻透。”

基拉思索了一会儿。同意地点了点头。

“我懂了，你们好比是首饰匠。”

“如果能把加工好几吨重的钢锭比作首饰匠做胸针的话，那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比首饰匠更了不起。责任要比他大百万倍。”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那就不用再谈什么全盘自动化罗？锻工们就该一辈子当大力士罗？”

你耸了耸肩。

“自由锻造的几道费力工序，我们早在两年前就搞成了自动化和机械化。例如，我们已经有了一台效率能顶七个人的锻造机械手。你瞧，那就是！这条路应该继续走下去。我认为，目前只能考虑锻压车间某些费力工序的机械化。这样做更实在些。舒加耶夫同志对这一点了解得并不比我差。”

但基拉仍不肯罢休。她信步走近机械手，用手摸了摸它。这是一台强大的机器，外表象一辆坦克或自行火炮，使第一次来到锻工车间的新手赞赏不已：带轮子的巨大锻工钳，钢臂。人们要在专门的操纵室里操纵这台机器。机械手用钳子夹住刚从加热炉里送出来的炽热钢锭，把这个重十五吨的家伙放在汽锤的砧座上，就开始自由锻造了……

机械手呈柔和的乳黄色，还新崭崭的，可是现在，在加热炉火光的映照下，经过烟熏火燎，确实象一辆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战车。

基拉朝你转过身来，眼里惊喜交加。

“锻造时我可以留在这儿吗？我想看看……”

“可以，但要站到那个透明屏风后面。钢屑四处飞溅……”

你心里感到有点儿热乎乎的，这沉重的、并非象雪一样洁白的劳动居然使这个白璧无瑕的漂亮姑娘发生了兴趣。她什么都想亲眼看看。

她一直呆到下班时才走。你们大伙儿那天干得都很欢。汽锤手斯卡捷尔希科夫特别卖劲儿。就连机械手司机苏哈列夫，这个总是怀疑一切、爱闹事的家伙，也把那个庞然大物的全部能力都挤出来了——姑娘们可不是常到汽锤工段来的啊！

作业队一下子就把基拉当作“自己人”了。要知道她祖父和父亲过去都是锻工，现在她也到锻工车间来了。她站在屏风后面，兴致勃勃地看你们怎样把一块块炽热的钢从瓦斯炉里取出来，放到穹形汽锤的砧座上锻造。用特种合金钢制成的“锤头”象弹簧一样一起一落地锤打着，发出砰砰的响声。你们大伙儿用凿子、剁子砍着不驯服的钢块，弯折、扭曲，把琥珀色的钢块抻成四方形，锻成八角形，打成圆形。基拉都看得入迷了。

赤热的空气侵袭着每个毛孔。虽然打开了气窗，而且到处都洒满了水，风扇也在呼呼地转，但车间里还是热得难以忍受。地面因汽锤的冲击而颤抖着，每根房梁都在震动，发出连续不断的轰鸣。汽笛带头发出叫声，热气流动着，钢铁的碎片和深红色的钢屑四处飞溅。到处烟雾腾腾，不光是衣服在冒烟，脸上也在冒烟。鼻孔、眼睛、耳朵都在冒烟。一句话，这是男人干的活儿。然而基拉却喜欢这一切。她答应以后还要到车间来。

姑娘走后，汽锤手斯卡捷尔希科夫用一种忧伤而又讥讽的口吻问你：

“她真的是卡尔扎诺夫的未婚妻吗？你是他的朋友，应该知道。”

“她是谁的未婚妻，同你有什么关系？”

“要是她跟我，我就娶她。长得漂亮，而且一看就知道很聪明。”

“她不会跟你的。”

“就算是这样吧。她也不会跟你，虽说你是‘热门工资’的。”

“我不打算结婚：我还得补考材料力学哪，因为我得了个两分。等到补考完了……”

“不行，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这回恐怕材料力学也救不了你。她需要的丈夫，是大脑容量比你我都大的人。譬如说那个卡尔扎诺夫。他会成个大首长。这个人意志坚定，说一不二。是个铁腕人物。可不象咱们这样。”

“你比到哪儿去了！卡尔扎诺夫确实是个聪明的人。他精通理论，可咱们是实干家，汽锤上打出来的。要谦虚点儿！可是这也不错呀，是吧？”

“谁需要你的谦虚：当初你也似乎要带着自己的合理化建议高升的样子。当时我可高兴啦，心想，他这一升，也会把我拉上去！可是你却象个二百吨大钢锭似的，无论是记者，还是电台、电视的宣传都推不动你——你就死躺在自己的汽锤上不动了。”

“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做？抓住时机不放，当个大领导，给自己增加点社会份量……”

“你真是个怪人！份量也是各有不同的。给脚上拴个称砣——也是份量……我能当什么大领导？这要有组织天才，而我只是个蠢才。”

你在部队服役时就和斯卡捷尔希科夫在一起，很了解他，他对幸运者总是怀有一种奇怪的妒忌心。小伙子并不蠢，可就是一个劲儿地想出名，走上舒舒服服的生活道路。对他的这番饶舌何须介意呢：老朋友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呢？你又不是他的保育员。可是从一开始就形成一种局面，每回你都不得不去扶正他：在部队时你是排长，斯卡捷尔希科夫是列兵，而且不是个优秀士兵，花了不少力气才使他象别的小伙子一样成为一名真正的祖国保卫者。后来你把他领到自己的工厂来，开始教他打铁。那个时期是愉快的。你用小手锤指定铁块上的一个地方，斯卡捷尔希科夫就用十公斤的大锤向那个地方打。这个活儿也有它自己的学问：用小臂的劲儿打，力量就轻，用大臂的劲儿打，力量就重，抡起胳膊打，力量最大。斯卡捷尔希科夫喜欢抡起胳膊打。后来你又教他在穹形汽锤上搞自由热锻、成型锻。最后教他按照著名锻工里亚鲍夫的工艺，把三十八公斤重的钢坯打成一把常用的叉子。这位学徒工就这样以优秀成绩通过了专业考核。

时光流逝，现在你们俩都已经二十六岁了，而且都是光棍儿，一块儿上夜大学，在一个汽锤上干活儿。似乎一切都好。可是不知为什么你总怕你的朋友有一天会闹出什么乱子来，会使你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他的目光里有一种令人不安的

东西……

那一次你对斯卡捷尔希科夫严厉地说：

“你听着，彼得，你的舌头好惹祸。可别无意中得罪了这个姑娘；在说那些不高明的俏皮话之前要好好想想。基拉是派到咱们车间来检查‘毛病’的。咱们有责任帮助她，并且要尊敬她。”

“我不会给你丢脸的，”斯卡捷尔希科夫下保证说，“而且我也不是咱们车间里最‘婆’的。至少我不打算向谁求婚。不过我可能要提出一个使汽锤和机械手联合操作的想法，这好象属于她管的范围。要是能借一下你的东风，我就能一下子成为合理化建议者，一下子！”

“好吧，我支持你。好好干，想法是对的。不过，如果苏哈列夫知道你要把他从机械手上撵下来，未必会高兴吧。”

“为了取得进步，我准备牺牲同苏哈列夫的友谊。此外，他近来经常象丢了魂似的，给他点颜色看看也好。”

“他母亲死了。”

“我知道，可是也该打起精神来了。他喝酒喝得头痛，而我却要替他到机械手上去受罪——肠子都快震出来了。”

“他很爱他的母亲。心里难过。不过你说得很对；要拉他一把。”

“我也是这么想的：友谊归友谊，工作归工作。”

斯卡捷尔希科夫虽然嘴上挂着友谊、友谊，可实际上却讨厌苏哈列夫。每次都要别人来给他们劝架。队里已经发现，脾气暴躁的苏哈列夫经常是在同彼得吵架后去喝酒。要是这位傲慢的斯卡捷尔希科夫升到了最高级别，就更难相处了。